

六处绝美金秋,从大漠到古村

入秋以后,日子突然慢了下来。天亮得晚,风开始凉,路边的银杏一天比一天黄。很多人还没想好要去哪里,秋天已经铺天盖地地来了。

在中国的版图上,十月,是一年里最慷慨的一段时光。从大漠戈壁到东北林海,从川西高原到皖南古村,整片国土正集体换上一一年中最浓烈的色彩。



雪山下的彩林

额济纳:大漠深处的千年胡杨

胡杨生而一千年不死,死而一千年不倒,倒而一千年不朽。这句流传在额济纳的话,说的不只是树,也是这片土地的性格。

九月底到十月中旬,不到二十天的窗口期里,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胡杨林把自己燃成一片金色。一道桥到八道桥,绵延数十万亩的胡杨在戈壁上铺开,金黄枝叶倒映在水中,落日把整片大漠染成苍凉的琥珀色。

清晨的金色最通透,正午的胡杨最耀眼,黄昏的剪影最动人。风吹过,片片叶子打着旋落下,像一场持续很久、却不忍结束的告别。

再往里走,是黑城遗址。西夏的黑水城曾是繁华的边塞重镇,商队从丝绸之路上经过,把茶叶、丝绸与驼铃声带向远方。后来它被风沙掩埋了数百年,夯土的纹理一层一层,像翻不完的书页。汉代烽燧与出土文书都提醒你:戈壁并不是空白的,它只是把故事藏得太深。

当地人家端出手扒羊肉、蒙古奶茶与奶皮子。围着篝火吃一顿烤全羊,听主人唱一支悠长的蒙古长调,你会明白:这片土地的苍凉之下,藏着最滚烫的待客之心。你会觉得自己不是游客,而是远道而来的客人。

若赶上节庆,还能看见身着盛装的蒙古族儿女骑马赛跑、摔跤,敖包前的长调在夜色里飘得很远。

本溪:东北的红枫之都

如果说额济纳是苍凉,那本溪就是热烈。

从漠北的荒凉一路南下,遇见的第一抹热烈,就是辽宁的秋。

九月下旬到十月中旬,辽宁本溪的漫山红叶进入鼎盛。老边沟的溪流穿行在红枫山谷之间,水流与红叶互相倒映;关门山的枫林一路铺到天际;大石湖的瀑

布被层层红黄包裹。走一段“中华枫叶之路”,车窗外就是连绵的色彩,红得浓烈,却并不喧闹。

本溪的枫叶品种多,从火红到橙黄深浅不一,一层层叠在山谷里,像谁用油彩一层层涂上去的。本溪是满族聚居之地,深秋里随处可见沾着晨露的红叶与氤氲的山间温泉。走累了,钻进一家热腾腾的小馆,来一碗酸菜白肉,配一碟山野菜蘸酱,东北的秋天就有了烟火气的底色。

当地人说话嗓门亮,笑起来爽朗,围桌吃饭时先给长辈斟满酒。满族的剪纸与民俗,就藏在这些寻常日子里,红红火火,正是关东的性情。

这里没有大名气的喧嚣,红叶密集、山路好走,是最适合放慢脚步慢慢走的一场秋。

清晨的枫叶沾着露珠,午后的光影穿过树隙,一路走走停停,把一年里最浓烈的颜色,一点一点收进相机和心里。

伊春:小兴安岭的五花山

再往北走,是黑龙江的伊春。九月底到十月初,小兴安岭的林海变成一座“五花山”。

越往北,人越少,秋色越纯粹。

红松、白桦、枫桦交织在一起,同一座山从山脚到山顶,能同时看见绿、黄、橙、红、紫五种颜色,像是谁打翻了调色盘。乌带公路穿行林间,每一道转弯都是一幅画。去金山鹿苑,林间的梅花鹿会好奇地抬头看你,你站在金色的草甸上,这一刻,森林的静谧有了温柔的回应。

那一片片的白桦笔直地立着,像是给秋天列队;松针的清香混着泥土的气息扑进鼻子里,才让人真正相信,秋天是可以闻到的。

汤旺河的石林立在林海深处,亿万年的花岗岩被时光反复打磨。傍晚,山里人家端出榛蘑炖小鸡,采山人的筐里装着猴头菇,桌上一碟野生蓝莓酸甜清

口。伊春的秋天,人少、林静,是东北最原生态的一场疗愈。

伊春是“红松故乡”,山里的林场曾撑起一代人的建设记忆,来到这里。适合带上相机,也适合什么都不想。

川西:雪山下的人间彩林

离开东北,把目光投向川西高原。十月,是这里秋色最浓的时候。

这里的美,是立体叠加出来的——头顶是雪山,脚下是彩林,身侧是清亮的湖泊。

从九寨沟到毕棚沟,从奶子沟到四姑娘山,河谷里的红桦、落叶松、槭树从山脚一路往山顶次第变色,像一条铺了几十里的彩色毯子。九寨沟的海子碧蓝如翡翠,彩林倒映其中,是相机拍不出的层次;奶子沟八十里彩林就在公路边,边走边停,随手就是大片。

四姑娘山的雪峰下,落叶松铺成一片金黄草甸,最适合坐下来发一会儿呆。

雪山、彩林、高原湖泊、藏寨羌寨,是川西秋天最完整的组合。清晨的村落里飘起炊烟,阿妈端出酥油茶与青稞饼,傍晚围着锅庄跳起舞蹈。这里海拔不低,走两步要慢一点——但值得,因为你会看到中国色彩层次最丰富的秋天。

锅里炖着的牦牛肉,香气顺着风弥漫在山谷;火塘映亮围坐的笑脸。这份来自雪山下的人间烟火,让秋色有了温度。

北疆:油画里的喀纳斯

要说最像童话的秋天,在北疆。

从喀纳斯到禾木,几乎每一步都踩在明信片上。

九月下旬到十月初,阿勒泰的喀纳斯、禾木、白哈巴进入黄金窗口。金黄的白桦、橙红的泰加林铺满山谷,雪山立在远方,蓝绿色的湖水在峡谷里蜿蜒。神仙湾的晨雾贴着水面流动,月亮

湾的河湾像一枚弯月,禾木村的图瓦木屋升起炊烟,晨雾与炊烟同框,是无数摄影师守了一整夜也要等的画面。

五彩滩的雅丹在夕阳下烧成红金两色,一路都是舍不得眨眼的风景。图瓦人世代住在木屋里,与森林为伴。夜里,哈萨克人端上手抓羊肉与酥油奶茶,围着炉火唱起古老的歌谣。北疆的秋天饱和度极高,辽阔、原始、纯粹,像一场做不完的梦。守林人的故事、转场的马队,让这片金黄不只有颜色,还有来处。

皖南:徽州古村的晒秋烟火

如果说前面是山河的辽阔,那皖南的秋天,是人间烟火的温婉。

从喧闹的山川走进安静的村落,像从一首大歌,转入一支小调。

十月的徽州,核心是“晒秋”。篁岭与阳产土楼,家家户户的屋顶、晒匾上铺满红辣椒、黄玉米、南瓜,丰收的色彩落在白墙黛瓦、夯土古楼之上,远远看去,像一幅活着的油画。塔川、宏村、木梨硐此时秋意渐起,晨雾漫过马头墙,溪水绕过青石板路,山水、古建、田园融为一体,水墨感十足。

晒秋晒的不只是辣椒玉米,更是农家一年的收成与喜气。

清晨去看塔川的乌桕,红叶正从青转朱,是皖南秋色最含蓄的登场。

傍晚走进宏村月沼边的人家,点一盘毛豆腐、一碟臭鳊鱼,就着腊味与米酒。徽商的老宅、宗祠里的家训、墙上的斑驳,都在告诉你:这里的秋天,不只属于风景,也属于六百年的人间故事。

闻着臭、吃着香,是徽菜的脾气,也是这片土地的味道。祖辈们从青石路上走出去经商,又回到马头墙下安家,把光阴一点点砌进砖瓦里。